

魯迅與他的
老師
周道人是



魏若華



鲁迅与他的老师

魏若华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375 字数：85千 插页：2

198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4,600册

统一书号：10157·146

定 价：0.34 元

谨以此小书奉献给已故的川岛老师

——作者

外很多。但是，自然地要有前进的。”

“后生者”必然胜于“前者”的看法，受到现实的批判，“青年”不是必然胜于“老年”的。因为他已发现，有些文艺青年，不但在文艺上出了毛病，就是在行为上也是不可取的。

这正如他当年所经过的情况一般

* * *

鲁迅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学堂当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的时候，教学生作化学实验。当时，他忘了带火柴，在出去取火柴时，告诫同学们不要去动实验器具，以防待会儿实验时发生危险。可是，鲁迅先生回来，并没有人作声，当他划了火柴去点燃时，出乎意外地，瓶儿爆炸了，并且伤了他的手。

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倘若鲁迅先生不把这种情况告诉同学们，学生们根本不会懂得，他们也不会去动实验器具的，正是由于事先，先生使学生们得到应该懂得的知识，他们才故意动了试验器具，而在鲁迅先生回来后，又不告诉他，才发生了这种事情。鲁迅先生对青年是信任的，根本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所以，手才被炸了。

鲁迅先生当时对青年们也并没有表示失望。后来种种现实教育了他，他才不能不对青年加以区别对待。虽然有时感到意外的痛心，鲁迅先生对青年仍然还是寄托以无限的信赖，并且肯定未来的希望，是在青年上。

比如，他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比以前减弱了“为人生而艺术”的严肃态度，但同时，他却从中看到题材

更广泛的方面，和艺术表现手法更加多样化的方面。从这些特点来看，比起以前，应该说是成绩的。只是提醒他们更注意到社会效果，注意作者的责任感，要在这方面，有所加强。

鲁迅先生更愿意自己发出时代的呐喊，在青年中得到更大的回响，鲁迅先生更迫切地希望在群众的洪流里，克服掉自己一时苦于战友太少而感到孤独的彷徨，而青年正是大多数。

* * *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也曾说过，新生的幼苗，看来是柔弱的，但它是最坚强的，它能突破硬土坚石，脱颖而出。

是的，新生的幼苗，不管埋藏多深，它总是向阳光那面发展着，不停地向上，争取健康的成长。

我们在墨子的言论中，早已听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条规律。时至今日，也还是正确的。许多事物是后天取得的，长久的环境的影响，也会起到质的变化。

我们知道，北极这个地方，终年被白雪覆盖着，而北极熊就是白色的，海鹦的羽毛也是白色的。它们和森林里的棕熊和石岩上的秃鹫，颜色就大大不同了。

非洲虎是深绿色的，东北虎是褐黄色的。

这都证明自然环境给予它们的条件影响是不可分的。

人类在出现了阶级之后，就有了别的动物所没有的烙印。

但青年们都普遍地存在着可塑性。这一点也许是人类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人类发明教育这一事业可喜的依据。当然，

教育本身也不会越过阶级的。而且，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权利也必然为少数人所垄断。但从广义上来讲，特别是在生产工业化，印刷也取得了专业地位以后，书报杂志也成了进行教育的工具，成了唤醒人们前进的有力工具。而文学艺术，尤其以它的威力，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鲁迅先生看到健壮的同胞们被帝国主义者绑出来杀头示众，青年就这样在一种木然的眼光中永远消逝了，民族的贫弱，使健壮的国民处在被宰杀的地位。鲁迅先生不能容忍这种悲剧再继续演下去，决心要改变这种可耻的状况，所以他大声疾呼，他喊出“救救孩子”！也就是要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改变他们被愚昧和被黑暗吞噬的命运。为此，迫使他舍弃作医生救治民族危亡的道路，走上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更多民众的道路上来。

* * *

由于鲁迅先生对青年特别重视，他对青年时代受到教益的老师，不但有着无限追怀的感情，而且，诚挚地感谢他们所给予他最初的影响和启发。不管对镜吾先生，对太炎先生，还是对藤野先生，都是如此。

在寿镜吾隐居书屋时，鲁迅每次返里，都探望年逾花甲的寿老先生。在国人把章太炎遗忘时，他清醒地记得太炎先生对时代的贡献。在藤野先生默默无闻工作时，鲁迅先生的双眼，一直以敬爱的目光投向他，从来不会忘记他所给予自己的教益。在北京的寓所中，一直挂着这位老师的照片。

鲁迅先生不断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他竭尽毕生的精

力，引导青年们向上，走向进步，皈依革命真理，创作出对人民有益的文艺作品来。

他很怕青年们上当受骗，所以，他主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对于落水狗，非从而打之不可。同时，他懂得青年们血气方刚，容易冲动，这样，也很容易被人利用，被诱入彀，而自己还不自觉呢！因此，他总是把最艰巨的使命担在自己的肩上，随时随地提醒青年们，如何去战斗，才能收到更大的战果。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总括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正如他自己宣称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不正是新生代吗？

鲁迅先生在青年时代，写过《斯巴达之魂》，而他自身，也成了我们的民族魂。

鲁迅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青年导师。魏若华同志编写这个集子，是非常及时的，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的灯塔，光芒四射，海上航行的船啊，望到这座灯塔散发出来的光，是感到多么亲切啊！它的光辉，始终在引导着我们向前航行……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 北京

引 子

一个人才、一匹“千里马”，是要经过学生时代许多“园丁”和“伯乐”来发现和培养的。怎能设想，不经辛勤浇灌而栽种的幼苗，会天然地长成参天蔽日的大树；又怎能设想，不经严格教练而培育的马驹，会本能地变成腾空驰骋的“千里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超过前人（包括自己的老师），而且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一般地说来，除了特定的必要的历史与时代条件，除了自身的勤奋学习和刻苦实践的决定因素，也与其老师早年的发现、培养和爱护是分不开的。

在人生的历史的长河里，凡是上过学的人，谁没有自己值得留恋的学生时代，谁没有自己终生感念的老师？特别是当我们长大成人，对客观世界有了正确认识的时候，一般都会有这种体会：学生时代的一切，仍长久地保留在自己最深的记忆里，而这些最美好的记忆，又往往与自己的老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管你年老或年轻，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反正你不是受到理智的裁判，也要受到感情的支配，即使两者你都能避开，传统与习惯也会自然地来叩你记忆的门扉。谁又不是这样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是讲“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可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个传统的正确的至理明言，却被那些罪恶的黑手们偷偷地抹掉了。他们采取极其卑劣的手段，“取其一点、为我所用”，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胡乱整容，甚至寻章摘句、罗织人罪。就连鲁迅对师生关系“和蔼若朋友然”的光辉论断，竟也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篡改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的所谓“绝对真理”，并以此作为他们批判“师道尊严”的炮弹，大搞阴谋诡计，摧残迫害广大人民教师。不是吗，“四人帮”这一招，不但将鲁迅的形象糟蹋得不成样子，而且确实坑害了许许多多无辜的青少年学生。历史是严峻无情的，历史也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现在，是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其历史真象的时候了。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且是教育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但是，鲁迅不是完人，也不是神，更不是一生下来就超过了他的老师，天然地变成了一个“旷古罕见的伟人”。鲁迅的学生时代，是在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各类学校中度过的。敬爱的周总理在论述鲁迅的成长过程时曾这样指出：“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变法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①学生时代的鲁迅，确也

① 周恩来：《在重庆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①，但留给他印象最深，使他终生难以忘却，并对他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却是寿镜吾先生、藤野先生和章太炎先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这些先生也不是白璧无瑕、完美无缺的，但是鲁迅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老师，正确地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也尽管鲁迅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可这对我们进一步清除“四人帮”搞的那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余毒，对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深入地研究鲁迅作品教学，也是会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

为此，我们历史地客观地分别阐述一下鲁迅与这三位老先生的关系，算是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一点微薄献礼吧！

① 鲁迅：《藤野先生》。

鲁迅·寿镜吾·三味书屋

寿镜吾先生是鲁迅少年时代的塾师。鲁迅十二岁时就跟从他在三味书屋读“四书”、“五经”、《周礼》、《尔雅》等书。^①他是鲁迅启蒙老师中值得“钦佩”的一位学者。

(一)

在我国浙江省东部，钱塘江畔，会稽山旁，有一座著名而古老的城市——绍兴。绍兴，是伟大鲁迅的故乡，也是他早年从寿镜吾先生读书学习的地方。

鲁迅在从寿镜吾读书之前，曾在新台门内先后跟从远房叔祖周玉田、周子京读过书，但鲁迅后来说“我一字也不懂”，加上时间短印象不深，当然也就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所以鲁迅真正的启蒙老师应该说是寿老先生了。

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二月，由于对塾师周子京的授业不满意，鲁迅即被父亲送到三味书屋这个私塾，开始了少年时期的学生生活。次年秋天，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

^① 参见薛绥之：《鲁迅作品注解异议》。

狱，鲁迅随母亲到离家二十多里的皇甫庄，在那里的外婆家居住“避难”，学业又暂时中断了。一八九四年春末，鲁迅随小皋埠的大舅父家回到绍兴，又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直至一八九八年往南京前半年左右才离开。这样累计起来，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学习生活竟长达五、六年之久。

鲁迅读书的三味书屋，原名叫“三余书屋”。三味的“味”字，是寿镜吾先生的父亲把它更改了的。过去，古人把经书、史书、子书比喻为三种不可缺少的食物：经书如米谷，史书如蔬菜，子书如点心。据说，三味书屋的寓意正是来源于此。

三味书屋离鲁迅的故居新台门不远，其间隔河相望，距离也仅是百米之远。鲁迅说：“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①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一九二六年九月写的一篇抒情而优美的回忆性散文。读过这篇散文的人，大抵都会对三味书屋的那位老塾师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位老塾师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寿镜吾先生。

寿镜吾先生生于一八四九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名怀鉴，字镜吾，浙江会稽人。他二十岁那年（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曾考取会稽县的“学生员”（秀才），后因对现实的黑暗和官场的舞弊看不惯，自己不愿再去参加乡试，于是继承父业，开始在三味书屋坐馆教书，直至一九二九年

^①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七月三十日以八十高龄去世为止。寿先生在他的三味书屋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整整教了六十年书。

清末民初的私塾先生，大多是一些“求官不达”或“仕途不佳”而返回故里，以教书混光阴过日子的。但寿先生教书却极为认真负责，他除了每年扫墓的二月十七、十八、二十三、二十四日以及端阳、中秋放几天假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领着自己的学生们读书学习，真可谓专心致志、尽心尽力地扑在自己的“教书匠”行业上了。

寿先生的教学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他每天上午八时左右开始让学生们逐个地背书，背完书就接着给学生们讲课，而每次讲完后也总还要用红毛笔在学生的书本上工整地写上一个日期，以示自己讲授和学生学习的进度。到了放学吃饭的时候，他又总是跟着学生，把他们送到大门外，自己站在高起一个台阶的石桥上，手搭凉篷，远远地目送着孩子们走去的背影，察看他们有没有在路上贪玩或是打闹，直望着他们已经好好地走远了，这才放心地转过身来，微笑着回到自己的书屋里去。

寿先生教书与其他各家的私塾是迥然不同的。一般私塾“并不讲解，只要你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去。”可寿先生“给学生上书时必先讲解一遍，大概只有一个例外，便是鲁迅读完“五经”和《周礼》之后，再读一部《尔雅》，这‘初哉首基俶落权舆’一连串无可发挥，也只好读读而已。”^①学生

① 参见周遐寿：《鲁迅的故家》。

们即使是课下“作为读物”而“不懂”的，也可“随向老先生请益”，他都一一讲解。^①

鲁迅在三味书屋学习时期，一开始便读《诗经》，接着就读完了“九经”，除“经书而外”，寿先生还“间及汉魏六朝文辞”。

以后鲁迅曾说过：“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个大学者了。”^②

当然，寿先生虽算不上一位“大学者”，但我们从他教书任教的情况看，他平时在课下一定是认真地做过一番精细的备课工作的。据周蒂堂同志讲，寿先生教书极认真负责，他一有空，就读书钻研，而且在读书做学问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生吞活剥、人云亦云。^③

由于寿先生教书极为认真，对学生也极为负责，所以家长都愿意把孩子们送到三味书屋去上学。据说，他的学生“一年四季”，不论相距“远近”，“总是坐满一屋的”。可见寿先生的三味书屋，在绍兴一带是深得众望、负有声誉的。鲁迅的老母亲鲁瑞后来曾对俞芳同志谈到周家的“择师要领”时，说是“有两个条件：第一，学问好，为人正直；第二，不打孩子，因为打骂中长大的孩子，好的不多。”^④

① 寿耕梅：《四十五年前读书的回忆》。

② 鲁迅：《点句的难》。

③ 参见周蒂棠：《寿镜吾先生·三味书屋》。

④ 参见俞芳：《鲁迅先生的母亲谈鲁迅先生》。

细细揣摩一下，这里是有许多道理的。我们不难理解，鲁迅的父亲为什么三次改换儿子读书的私塾，最后又让儿子离开新台门本族的周子京，舍近求远地把他送到寿先生这里来读书的行动了。

(二)

寿先生开办的三味书屋，是当时绍兴“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其实，这种“严厉”主要是表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严格管理上。

三味书屋每年收的学生不多，一般保持八个，最多十个左右。寿先生“自说因精力有限”，多了“就照顾不到”。^①实际上，寿先生授课的三味书屋，充其量也不过是“三间打通的一个侧厢”，“只容纳得十来个学生”。^②每当收新生时，总先得经过寿先生认为可靠的熟人介绍，然后是寿先生亲自到学生家里去看过，他认为是“品格方正”的孩子，点头同意了方可入学。报名日期是在“正月十八那天”，由学生“自己背着桌椅”来入学，错过了这一天，三味书屋就不再收新生了。这种“规矩”虽有些过分，但与当时那种专谋私利，“只要有钱就收下”，而收下了又不好好地教，三天两头借故放假，而且一年四季，甚至初一、十五都还要巧立名目地收所谓“银珠钱”（即“批改文章的费用”）的王广

① 周建人：《略谈关于鲁迅的学习》。

② 许钦文：《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

思私塾^①相比，显然是比较进步、开明而且别具一格的。

寿先生以“督教甚严”著称。他不管是谁家的孩子，只要送进三味书屋就得刻苦用功才行。他教学生，“一点一划”，都“从来不苟且偷懒。”^②按他的“教规”，学生听课时书本一定要摆端正，不许在先生讲读时三心二意，也不许在别人背书时自己高声喧哗，还不许在书房的墙壁上涂一点墨迹，更不许在上学时迟到早退。如果发现学生三天不上学，他就会亲自找上门去询问：“奈家×××为啥勿来读书格？”家长说是生病或因什么事而没有去，他这才“噢、噢、噢、”地应着声转回头走去，边走边还有些不放心地叮嘱上一句：“介末（那么），毛病好了叫伊毫燥（快点）就来！”^③但平时他对学生不摆架子，显得严峻而又慈祥，所以孩子们总觉得他尊而可亲、严而可敬，不象一般塾师那样面目阴冷、令人可畏。

寿先生虽也备有一条竹制的“戒尺”，整天放在他授课的那张未经油漆过的方桌上，而且也有“罚跪的规则”，“却都不常用”。偶尔遇到实在淘气不听话的学生，才用戒尺在他手上“轻轻地扑五下”，“以示惩罚”，“目的不在打痛”^④。有时，当调皮的学生把他气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一怒之下也会把学生“推出去”。“推出去”，用今天的

① 参见《鲁迅在绍兴》。

② 参见许钦文：《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

③ 参见周希荣：《鲁迅和寿镜吾先生》。

④ 参见周遐寿：《鲁迅的故家》。